

婆婆撞見我婚外戀

一直以為婆婆是個大大咧咧馬大哈式的人，所以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不能確定婆婆是否看穿了我的小“秘密”。一想起那天秦陽那雙親昵地搭在我肩上的手，我的臉就變得火辣辣的燙。

秦陽是我們公司裡的“電腦排版師”，長了一張典型“好男兒”的俊俏臉蛋。剛進公司時，我還常常拿這個靦腆的小弟弟開玩笑，可時間一長，我漸漸發現他看我的目光和別人不一樣。雖然強裝笑臉地警告他：“可別亂動壞腦筋，你要再小兩歲，在舊社會我的年齡都可以當你媽了。”可我的雙腿卻在他充滿殺傷力的注視下悄悄打顫。想不到他比我更厲害，悠悠地吐出一句：“在舊社會，你的年齡做我的童養媳正好。”我知道我是逃不過這“姐弟戀”的劫了，但是在秦陽牽起我的一剎那，尚存一點理智的我還是沒忘了矜持地來上一句：“再給我一點時間。”

聰明的秦陽當然懂得我的心思，畢竟我是有家有室的人。老公不但事業有成，更重要的是他待我溫存體貼，全然沒有成功男人的那副花花腸子。但秦陽會來事，會逗人開心，而老公整天只知道掙錢養家，相比之下，我的感情天秤開始漸漸轉向秦陽了。

被婆婆撞見，是我生日的前一天。秦陽說要送我一件生日禮物。在那家熟悉的小店，秦陽為我挑了一隻漂亮的銀手鐲。那款手鐲的風格正是我心儀的。也許是我的心情特別好，所以，當秦陽隨意地把他的小手搭在我肩膀上的時候，我居然沒有表示反對。

接著，秦陽提出要去“可頌坊”為我訂一個生日蛋糕。沉浸在秦陽那暖暖的笑容裡，我竟然沒注意身邊那個正在買麵包的老太太居然是我婆婆。偶然的一轉身，竟和婆婆打了一個照面，我嚇得渾身一哆嗦，而秦陽那條該死的胳膊，此時死死地搭在我肩上，讓我躲也不是，甩也不是。我勉強擠出一個比哭還難看的笑臉，顫顫巍巍地叫了一聲“媽”。“咦，小雲，你也在這裡買麵包啊？你不用買了，你看我已經買了我最愛吃的紅豆包。”婆婆仿佛並沒注意到秦陽的那只“鹹豬手”，而是滿臉歡喜地向我示意手裡剛買的麵包。趁著婆婆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麵包上，我悄悄地挪動了一下身子，機靈的秦陽也識相地放下了他的手。“媽，我晚上加班，來和同事買點兒點心。晚飯我不回來吃了。”我硬著頭皮強作鎮定。“好，你去加班。盡量早點回來，我選給你做了皮蛋瘦肉粥呢，回來再吃點。”

可是那幾天家裡就是風平浪靜，無論婆婆還是老公對我的態度都跟平時沒什麼兩樣。

可我還是在做賊心虛，時不時地想著要從婆婆嘴裡打探出點什麼來。機會來了，那天老公不在家，我和婆婆兩個人守著電視看選秀節目。我瞟了一眼電視，裝作無意地說：“現在的男孩怎麼都那麼帥，個個長得跟明星似的。”婆婆樂了：“現在的孩子條件好，吃得好，穿得好，見的

世面又多，哪像我們以前跟土包子似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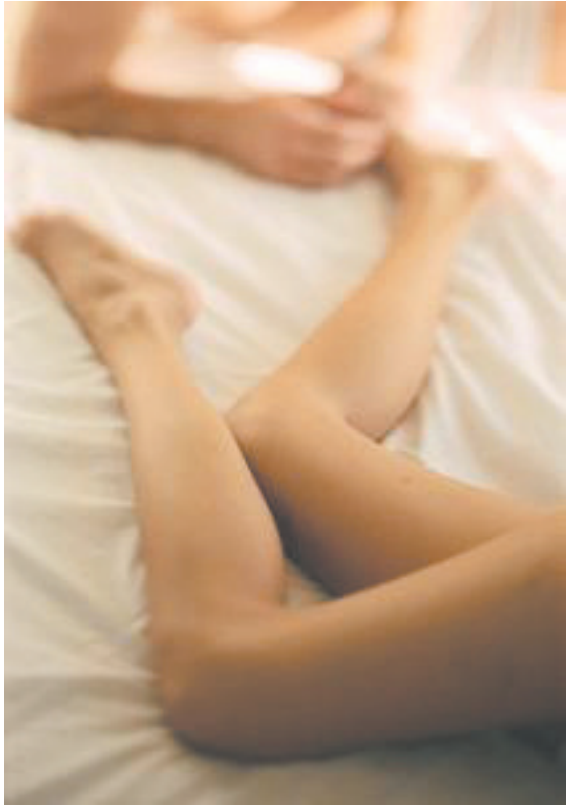
“就是。媽，你看那天碰到的我那個同事長得就挺帥的。”我決定主動出擊，一探婆婆的口氣。想不到，婆婆皺了皺眉，尋思了好一會才想起來：“哪個同事？哦，蛋糕店遇到的那個。我倒沒注意他的臉。”我鬆了一口氣，拿起茶杯喝水。不想婆婆又開口了：“不過，我看他的腿有點短，好像上身長了點。身材不怎麼樣。”我突然被噎了一下。婆婆關切地問我：“小雲，你怎麼了？沒事吧？”“沒什麼，水喝得太猛，嗆著了。”我故意做出滿不在乎的樣子，心裡卻備受打擊：不會吧，秦陽，居然是個短腿先生？我的眼光不會這麼差勁吧。

現在想想，婆婆說的那些話絕對是個“陰謀”。你想，連人家的臉都沒看清，怎麼倒把人家的腿看得那麼仔細？可我當時是真傻了，一下子就掉進了婆婆設的圈套。第二天一上班，我就盯上了秦陽的雙腿。整整一個上午，我的眼光就像不粘膠似的，粘在了他的腿上。還真別說，我越看越覺得秦陽的腿短了些，和上身不成比例。可他那天偏偏還穿了一條新買的低幫牛仔褲，還戴寶似的在辦公室裡走來走去，自我感覺超好。要不是辦公室有那麼多人，我一準會沖著秦陽大喝一聲：“快脫了你那條牛仔褲，簡直叫人慘不忍睹。”

中午，秦陽約我一塊出去吃午飯。我都不願意去，藉口做報表來不及推託了。我叫了外賣回來吃。邊吃還在琢磨秦陽的兩條腿。說實話，我自己都不明白怎麼會對秦陽的腿那麼耿耿於懷，想來想去，大約還是因為我太在意秦陽的外貌了。本來，我和秦陽就不是一個年齡層次的人，我經歷過的那些對他說就像天方夜譚。而我對秦陽喜歡的那些漫畫啊、電腦遊戲啊也都嗤之以鼻。和秦陽在一起，除了喜歡他的甜言蜜語，也只有他的年輕帥氣能滿足我那可憐的一點虛榮心。想到這裡，我自己都有點懷疑：要是秦陽沒了這點優勢，我還會喜歡他嗎？

還沒等我“自我檢討”完畢，婆婆又有了新主意。那天下班回到家裡，婆婆笑咪咪地湊了過來：“小雲，你那個同事有對象了嗎？”我一時沒摸透婆婆葫蘆裡賣的什麼藥，只好老老實實回答：“好像沒有吧。”“那正好。”婆婆一拍巴掌，“我同事正托我給她的女兒找個對象。小姑娘其他要求沒有，就是要男孩子長得帥一點。我看你那個同事就挺合適。”看著婆婆樂顛顛的樣子，我也只有跟著一陣傻笑，卻不敢說半個不字。要是我提出反對意見，那是不打自招嗎？

可是，我才把婆婆的提議跟秦陽一說，他就跳了起來：“你什麼意思？是不是想和我分手，那也拜託你找個更好的理由。”我懶懶地白他一眼：“你以為我願意啊？要不是你自己那天的表現，我才懶得管這些事。”秦陽愣了一愣，轉而委屈地說：“那好吧，見一面就見一面。不過我



醜話說在前頭，這可全是為了應付你婆婆，可不是我的本意啊。”

相親的那天，我也被婆婆硬拖著去了。儘管心裡一萬個不樂意，可婆婆說的也在理啊：“你是男方的介紹人，怎麼能不去呢？”說實話，女孩子長得還真不錯，秀氣的小臉，小巧玲瓏的身段。婆婆興奮地看看她，又看看秦陽，臉上的皺紋笑成了一朵花：“兩個孩子還真般配。人家常說什麼來著？金童玉女。相信阿姨的話，你們兩個人真合適。我看人最准了。”聽了婆婆的話，我真是滿肚子的不樂意。什麼金童玉女，這不是戳我的心窩子嗎？我看看女孩，害羞地低著頭，沒說什麼話。再看秦陽，正做出一臉的憨厚傻笑狀。哼，見了美女，原來也是這副德行。我冷冷地白他一眼，強裝笑臉，拉起還在那裡絮絮叨叨的婆婆：“媽，我們走吧。讓我們兩個人好好談談。”可一邊走，我還一邊偷眼回頭瞧瞧。想起婆婆剛才的那番話，心裡不禁酸溜溜的。

婆婆管閒事還真管到了家。10點多，又迫不及待地打電話給她那個同事進行“資訊回饋”，一邊打還樂得一邊直拍大腿。掛了電話，就見她喜上眉梢。“這事有戲。女孩子對小秦可滿意了，說他約會完了一直把她送到家門口。還說他懂事體貼，將來一準是個好老公。”我嘴裡附和著：“那是，那是。”心裡卻惡狠狠地把秦陽罵得狗血噴頭。那天，還一臉氣憤地不肯去相親，可一轉臉，就向著人家小姑娘大獻殷勤。還不是看著人家年輕漂亮，就動了心。真是典型的兩面派。

第二天一早我就在電梯口遇到了滿面春風的秦陽：“心情不錯嘛。”“那當然。”秦陽沒聽出我挖苦的口氣，還得意地一點頭，“圓滿完成任務，這下你婆婆不會再懷疑我們了吧。”“我婆婆是不懷疑了，可我懷疑你了。”“懷疑我？懷疑什麼？”秦陽一臉詫異地看著我。“你對人

家可真夠體貼的，約會完了還送到家門口。人家現在對你可是讚不絕口啊。”“那是基本的禮貌啊。再說了，我演戲也得演得像一點，是不是？”秦陽討好地看著我。我卻冷冷地白了他一眼：“演戲？哼，我看你是演得走火入魔，弄假成真了吧。”“你這人怎麼這樣？”秦陽滿臉不悅，“叫我相親的是你，現在不高興的又是我，你到底要我怎麼樣？”“什麼怎麼樣？問你自己，到底想要怎麼樣。”我挑釁似的看著秦陽。電梯停了下來，出來的人都好奇地看著我和秦陽。秦陽拖住我的手：“有事到辦公室去說。”“我不，我就要你現在說清楚。”“你到底要我說什麼？”秦陽再也忍不住了，也發起了小孩子脾氣。看他虎著的臉，我更是來了勁：“說清楚你和那個女孩到底怎麼回事？”“我和她能有什麼事？真是不可理喻。”秦陽恨恨地看了我一眼，一甩手，進了電梯。

我和秦陽鬧翻了。儘管我也知道自己的舉動有點無理取鬧，讓人忍無可忍。可一想到秦陽和那個女孩坐在一起時的模樣，我就氣不打一處來。婆婆說得沒錯，他們兩個在一起看上去是挺般配的，儘管我表面不以為然，可說心裡話，在那個女孩出現的一剎那，她的年輕、她的青春已經讓我嫉妒，讓我相形見绌。雖然我驕傲地為自己找著藉口：“哼，秦陽這個短腿我還看不上呢。”可我心裡明白，他還是和那個女孩最合適。

那天晚上，我回到家倒頭就睡。一覺醒來，早已過了晚飯時分。起床後，來到客廳，老公還沒回家，婆婆獨自坐在電視機前看戲劇頻道。“媽，這是什麼節目？”我強裝歡顏。“滬劇《碧落黃泉》。他爸爸生前最喜歡的戲。”我一愣，很少聽婆婆談起去世的丈夫。儘管她30歲就守寡，但印象裡她永遠是大大咧咧，沒心沒肺的樣子。在她的嘴裡幾乎聽不到過去，聽不到苦難，她永遠是開心地笑著往前看的一個人。“我還記得他臨走前我陪他去的最後一齣戲就是這個。那天看戲的時候還高興的，誰也想不到幾個月以後他就被查出了肝癌，那麼快就走了。”婆婆若有所思地看著我，“所以，做人真的應當好好珍惜。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。夫妻一場不容易。”夫妻一場不容易。我的臉慢慢紅了。婆婆不是一個喜歡說教的人，難得見她這麼深沉，細細咀嚼我忽然明白聰明的她其實早已把一切盡收眼底。

“小雲，你餓了吧？我給你做了雞湯，我去給你端一碗。”不一會兒，婆婆就把一大碗香噴噴的雞湯放在了 my 眼前。我大口大口地喝著，眼睛卻悄悄地濕了好幾回。我覺得自己真傻：有這麼溫暖的一個家，有這麼一個好婆婆，有一個疼我肯為了我拼命掙錢的老公還不夠嗎？還要去追逐什麼姐弟戀，婚外情？

我給秦陽發了一條短信：“分手吧。因為我們真的不合適，你應該尋找屬於你自己的幸福。”秦陽沒有回信。但我想他一定認真看了我的短信，也認真思索了我的話。因為一年以後，我收到了他結婚的喜帖。而新娘，就是婆婆介紹的那個女孩。喜宴上，婆婆的臉又笑成了一朵花：“我說得沒錯吧。我早看出來了，這兩個孩子般配。”

兩分鐘的事

現在私人車子太多，開車的生意是真難做了。

鎮上，一個穿黃衣服的中年司機今天快一天了都沒拉到生意，他幾次走到麻將室門口摸摸口袋又回頭，此刻他多麼希望能遇到個山裡人來叫他出車啊，山裡人最好宰，十元說成百，十五講成二百五，哪怕一天只遇到個把山裡人，也夠他在麻將桌上搓幾把了。

他也知道不是所有山裡客都能宰，但他一般都是靠以貌取人的本事來宰客的。黃衣人一直不停地環視著四周，又不時的看看時間：看來不用“趕魚”的辦法今天還真沒什麼收穫。

下午三點，天開始下起了小雨，一個母親騎著自行車，帶兒子來鎮上等車，兒子要趕去縣城上學。下午去縣城的客運只有最後一輛了。他們沒帶雨具，只好在停車場的小店門口避雨。

三點半的客運，母子倆看了看時間還有半小時，便開始一邊聊天一邊玩手機。黃衣人發現了目標，通過觀察後慢慢地走向母子倆：“要坐車嗎？你們去哪？”母子倆是個陌生人便繼續低頭玩手機。

“去左莊村呢？還是去右莊村？還是……？”黃衣人很耐心的問道。

“去縣城。”母親終於說話了。“你們可知道現在去縣城只有那一輛三點半的客運了，但它昨天就沒去了，今天也不出車對吧？”黃衣人問身邊的另位一個中年人。

愣了片刻，中年人會意的點點頭說道：“是的沒錯，司機說要等明天才出車呢。”兒子一聽有點急了，他忍不住看了看來往的車輛，母親卻依然頭也不抬的玩著手機。“你們是去上學吧，那可不能兒戲，要不要現在叫車去？”黃衣人趁熱打鐵。“不用。”母親說道。

“不叫車你們怎麼去？”“不能去，我們就回家。”兒子望瞭望媽媽，不知道媽媽為何會這樣計畫。“你不相信我說的話？要不我打電話問問那三點半客運司機？”說著，黃衣人搖搖手中的手機。

母親低下頭繼續與兒子聊著手機裡的內容，而且聲音比剛才更高了。

沉默了一會，黃衣人無趣的走開，過了幾分鐘，黃衣人又來到母子身邊。

“你們怎麼還不回家？”“我們就想在這兒玩了，有問題嗎？”母親依然一副不緊不慢的樣子。

“哦，是這樣啊。”黃衣人不甘心的重新打量起母子，最後依依不捨的走開。離最後的時間還有一分鐘。

兒子緊張的看了看時間，他悄悄問媽媽：“看來車子是真沒了，怎麼辦？”

媽媽說：再等最後兩分鐘吧。”

嘀嗒……，三點半的客運遲到了一分鐘後到達地點，它在母子倆身邊停下。

兒子開心極了，他疑惑地問媽媽：“你是怎麼看出他們都是騙人的？”

媽媽笑著說：“我哪看出來了，我看他那麼喜歡聊，就陪他耍嘴皮子，想等過了這最後兩分鐘，再另做打算罷了。”

兒子在車窗前跟媽媽揮揮手而去。

黃衣人一直目視著那位母親騎上自行車漸漸遠去，心想：我也會看走眼了？真沒想到這個山裡人也會那麼的“精”看來我今天是徹底沒戲了。”

鬼天氣

太陽透過薄紗似的雲絮，照射在這山嶺上。灰燼沒命的在松樹上嘶叫著。

“鬼天氣，熱死了！”老陳用毛巾抹了一把汗，他正在自留山上采松脂。自留山上的松樹不多，只有百來棵，每天只需兩小時就可以采完。所以，老陳上午幹果園的活，午後就上山采松脂。因為午後氣溫高，出脂量多。

采脂是辛苦活兒，一會兒工夫老陳的衣服就榨得出水。他停下來，坐在松樹底稍歇一會。這時，他腰間的手機響了一下，是資訊：“一至三小時內，有雷雨大風天氣，局部有大暴雨，請做好……。”

“這資訊靠得住，母豬也會上樹。”

老陳蔑笑一下，隨手把資訊刪除掉。不過老陳佩服天氣資訊中的“局部”兩字，局部是哪裡？哪裡下雨哪裡就是局部，萬能的。下暴雨了的地方的人說：真准，准過老伊的“飛毛腿”；沒有下暴雨的地方的人說：幸虧咱這裡不是局部，要是來個泥石流死癩癩了。

老陳仰起脖子咕嚕嚕喝了半瓶“白馬茶”，汗水跟著“汨汨”的湧了出來。手機又“傷不起，傷不起……”地唱了起來，是老友兼死黨張揚來電話：“老陳頭，準備下暴雨鳴，還不回來？”

“兄弟，太陽高照呢。你是無聊過頭，又來打擾我工作是不是？”這個張揚，是個無聊的主，又好整蟲作怪。有時半夜三更來個電話驚醒你的美夢，他卻只在那頭哈哈傻笑。大夥因此給他起了個外號：“無聊張揚”。

“你這個老陳皮，我好心提醒你呢，天氣資訊你沒看？一會看你淋成犀利哥。快回來，在李財家等你，三缺一呢。”哈，昨晚勝了他十幾元，這小子就耿耿於懷。

“那好，一小時後……”老陳話沒說完，頭頂上空突然“霹靂”一聲滾了一個炸雷，驚得老陳手機扔出了兩米遠。老陳往天一看，媽的，還是那一絲浮雲，太陽明晃晃的照著呢。

“神馬東西，居然來個晴天霹靂，真是個鬼天氣。”老陳罵罵咧咧著找回手機。

鬼，這個字不是隨便亂講的，一講就真正活見鬼。又一個炸雷從頭頂上滾過，老陳發覺天頂上的雲突然厚了很多，太陽光竟然被遮擋住了。他這才徹底理解了“風雲突變”這個詞的意思。老陳天文地理古今中外讀過很多書，知道一切的形成與雷電有關，盤古開天時雷電不斷，促進有機質合成了生命。傳說中，有男和女同居一室，一響炸雷，女的嚇的倒人男的



懷抱，就這樣延續了下一代。但老陳想不到雷公的一聲令下，竟然剎那間風雲際會滿天。緊接著，跳棋玻璃珠大的雨點巴答巴答劈頭蓋臉砸下來，一點也不客氣。

“喂喂……”手機裡張揚還在叫。

“還叫，我可不想五雷轟頂。”老陳立馬關機，千萬不能惹雷上身哦。雨越下越大，雷越響越起勁。突然，一道白光從眼前閃，像利劍直插下山谷裡，老陳恐怖感頓時從腳底生起，心懸了起來。他驟然醒來，自己正站在方圓兩裡的最高峰之上呢。以前的閃電是在天上，現在的卻飛落到腳下的山谷，自己隨時會成為雷擊目標。

閃電起伏彼起，像無數炮彈在上甘嶺轟炸一樣。老陳想，跑回家已經不可能，兩腳一跑，形成跨步電壓，就成為閃電襲擊對象。現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躲開高大的松樹，避免雷擊松樹時自己成為無辜牽連者。但也不能站到空蕩蕩的地方，被閃電一眼相中，頃刻變成烤豬。老陳唯有尋了一處密密的草叢，像老鼠一樣鑽了進去。草叢擋不了雨水，不過沒關係，他的衣服早濕透了。老陳原先估計這場無根雨不會下很久，但是出乎他意料，頭頂那雲層就是不挪動，似乎被兩神用螺絲擰死在這天頂。

雨一潑一潑落下，四面白茫茫，雷電一下比一下厲害，東一劈，西一劈，像是在尋找老陳的蹤跡。一把把電光仿佛火燒眼眉，一聲聲炸響震耳欲聾。每一次閃電，老陳就心悸一次。此時，他才感覺生命如此脆弱，命懸一線的恐懼感籠罩心頭，人的魂魄似乎就要被驚散。他只是本能的緊閉雙眼，雙手捂住兩耳，頭低藏在雙膝間，兩扇索索抖動。

半小時過去了。一小時過去了。雨依舊索索而下，沒半點要停的跡象。這可急壞了在家裡的陳嫂，老公沒見回來，打電話又關了機，兩大雷響的，真怕有什麼不

測。她趕緊電話張揚：“老陳采松脂不見回來，雷公這麼犀利，真怕他什麼事？不知如何是好。”

“老陳做過傷天害理的事嗎？”張揚問。

“從來沒。”

“那麼你放心好了，雷公只劈壞人。”

“可是，雷公就是雷公，現在正如一頭怪獸，咆哮著四處亂竄。老陳依舊在草叢裡，縮成一團，默默念著阿尼陀佛。突然，一道藍光從雲間閃下來，隨著一聲巨響，老陳整個人拋起了兩尺高，又重重摔下來，屁股怪痛。不遠處，一棵大松樹被閃電擊中，從尾到頭削開長長的口子，空氣中散滿硫磺味。

老陳頓時醒悟過來，要是在此多呆一秒鐘就多一分危險，他立馬作出決定：跑。他呼叫的衝出草叢，彎著身子狂奔起來，不再理會雨多大雷多響，腦袋裡只有一個字——跑。只有衝出敵佔區才有生存的可能，他不管下坡路多滑，也不知道摔倒了多少次，也不理身上劃了多少個口子，流了多少血，只是一口氣滾蛋似的到了山腳，心裡喘粗氣，臉面卻露出了勝利的笑容。好久，他才搖搖晃晃站起來，往山頂上望望，忽而哼起歌來：“老麼老兒郎，為采松脂上山崗，不怕太陽曬也不怕風雨狂，只怕雷公霹靂響呀，為了兩餐我差點把命喪，郎裡……”

老陳“犀利哥”似的回到家，見老婆卻倚靠在大門口哈哈笑，頓時惱火啦：“哼，虧你笑得出口，老子差點命都凍過水了。”“放心，雷公不劈好人，你的死黨張揚說的。”

嗎嗎的，這廝竟把“無聊張揚”的話當真理了，哼。